

◎ 文史精华

河北栾城苏辙墓考

□ 李未妹

苏辙(1039年3月17日—1112年10月25日),字子由,一字同叔,号栾城先生、东轩长老、颍滨遗老,封栾城开国伯,祖籍赵郡栾城(今河北石家庄栾城),出生于四川,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苏辙与苏洵、苏轼合称“三苏”。苏辙笔下著有《栾城集》五十卷、《栾城后集》二十四卷、《栾城三集》十卷、《栾城应诏集》十二卷等。

苏辙死后墓家所在地,历史上曾经多有争论,然而,在苏辙次子苏适(苏仲南)墓志重见天日后,似乎已经尘埃落定,墓志铭中明确记载“宣和五年(1123年)十月晦日合葬于汝州郟城上瑞里先莹东南巽隅”,证明河南郟县是苏辙真墓所在地。

然翻阅古籍,我于偶然间发现蛛丝马迹,这是一条值得“三苏”研究者关注的信息——苏辙在他深爱的祖籍之地栾城,亦存有墓家的记载。这将给苏氏后人及“三苏”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,也让后人更加了解苏辙对祖籍地精神故乡栾城的眷恋。

古籍中明确记载栾城曾有苏辙墓

关于河北石家庄栾城存有苏辙墓的记载,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南宋时期。嘉定四年(1211年),南宋程卓以开闢员外郎身份出使金国,程卓将路途中的山川古迹记载下来,归国后编撰成《使金录》,《使金录》中记载作者路过栾城时见到了苏辙墓,留下了以下文字:

“次过赵州石桥,晚宿。赵州,今改为沃州。夜行四十五里。十八日丙申晴,早顿栾城县,极萧条,苏黄门辙墓尚存县治之侧。三十五里至滹沱河,河颇阔,薄冰,亦有渡船在侧。又五里,宿于真定(今石家庄正定)府南门外……”

文中所述“苏黄门”即是苏辙,因其曾任门下侍郎(旧称“黄门侍郎”)而得名,世人称其为“苏黄门”“黄门公”。栾城苏辙墓的相关记录在文献《新安文献志》[程敏政(明)]、《宋元学案补遗》[王梓材(清)]、《居易录》[王士禛(清)]、《说部精华》[葛元煦(清)]、《岳阳风土记》[方功惠(清)]等不同朝代众多古籍中均有引用或描述。

有人可能会质疑南宋时期程卓文字的真实性,也有人可能会说孤例不成证,但请不要急于否定,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证据,来自于陶澍(1779年—1839年)《蜀輶日记》中的记载:

“……二十里水寨铺,入栾城界。二十里宿栾城县,晋梁武帝食邑,县署旁有苏颍滨墓。”

这里所述的“苏颍滨”即是苏辙。陶澍为嘉庆七年(1802年)进士,授庶吉士,任翰林编修,后升御史,曾先后调任山西、四川、福建、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。道光十年(1830年),任两江总督。《蜀輶日记》是陶澍于嘉庆十五年(1810年)撰写的一部地理游记日记,详细记录了其从北京至蜀地及返程的路线、山川与历史古迹。

这两条文字记载是直接证据,在经过南宋刑部员外郎程卓及清朝两江总督陶澍的文字交叉验证后,可以确定栾城历史上存有苏辙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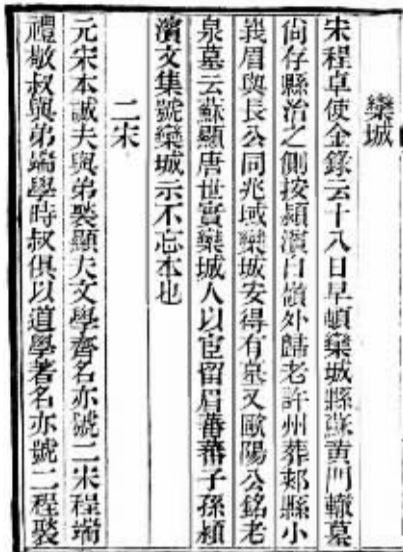
栾城苏辙墓修建于何时

基于以下信息,可以推测出栾城苏辙墓的修建时间区间:

1. 苏辙于政和二年(1112年)逝世,享年七十四岁;
2. 宣和七年(1125年),金兵南下争夺真定,北宋与金国爆发靖康之役,真定陷入战火后随之沦陷(北宋在丧失对北方的控制后,进入南宋时期);
3. 南宋程卓是在嘉定四年(1211年)出使金国,将在栾城所见到的苏辙墓记录于《使金录》,这就意味着苏辙墓在1211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。

对上述三个事件进行分析后,可得出:

栾城的苏辙墓在南宋1211年就已经存在了,墓家修建时期只



■《说部精华》对栾城苏辙墓释疑。

能在1112年(苏辙去世)—1211年(程卓使金)区间。然而,在1125年—1211年间,真定(栾城属真定地区)已经成为宋金战争的一线战场,进而沦为金占区,人数锐减、社会动荡,此时间阶段也基本没有修建苏辙墓的可能。因此,栾城苏辙墓的建成时间则锁定在1112年—1125年的这十三年之间。

栾城为什么会有苏辙墓

《居易录》[王士禛(清)]、《说部精华》[葛元煦(清)]等都记录了古人对苏辙在栾城有墓家的疑问以及解释:

“宋程卓使金录云:十八日早顿栾城县,苏黄门辙墓尚存县治之侧。按颍滨自岭外归老许州,葬郟县小峨眉,与长公同兆域,栾城安得有墓?按欧阳公铭老泉墓云:苏显唐世,实栾城人,以宦留眉,蕃蕃子孙。颍滨文集,号栾城,示不忘本也。”

苏洵、苏轼、苏辙对栾城的爱可谓深沉至极。苏洵寻根至栾城苏味道,其墓志铭有“苏显唐世,实栾城”;苏轼常自称“赵郡苏轼”,他爱喝的羊羔美酒(有诗句“试开云梦羔儿酒,快泻钱塘药玉船”)亦自古是栾城特产,墓志铭上镌刻着“苏自栾城,西宅于眉”;苏辙更是把对栾城的爱刻进他生命的方方面面:号栾城先生,封栾城开国伯,文集命名为《栾城集》《栾城后集》《栾城三集》《栾城应诏集》,苏辙之孙苏籀整理有《栾城先生遗言》。

苏辙对祖籍地栾城的挂念之情世人皆知,正如清代诗人田雯创作的七言绝句《苏味道宅在栾城西》中所述:

武子桥西十里余,翠微山下古村墟。

卯君自爱栾城好,柳陌莲塘味道居。

其中,卯君即指苏辙(苏辙是卯年生人,苏轼亲切地把弟弟唤作“卯君”)。

基于苏辙对栾城的深厚感情,其去世后在祖籍地栾城修建墓地,是“不忘本”的内在表现,也是魂归故里的精神体现,可谓合情合理。

呼吁重视苏辙墓的历史记载

苏辙用其一生将自己与“栾城”融为一体,正是在苏辙的“努力”下,“栾城”二字在史籍上出现的频次大幅增多,更有趣的是,现在古籍中看到“栾城”二字,甚至还要联系上下文判断这里的“栾城”是代指苏辙还是栾地。

虽然现有的信息还不足以推断出栾城苏辙墓是真墓还是衣冠冢,但苏辙对栾城的这份拳拳之情,至深至切,天地可鉴。这份情发于祖脉,归于文墨,归于心安,贯穿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,而千百年后的今天,栾城儿女也应该给出跨越历史长河的回应:重修苏辙墓。在栾城祖籍地重修苏辙墓,这是对苏辙的尊重,也是对历史的尊重。苏辙的历史功绩值得栾城人民歌颂铭记,他情系桑梓的精神值得栾城人民世代传承。

◎ 文化博览

古诗里的劳动者

□ 简兮

春夏之交,正是耕作之时,也迎来劳动者的节日。翻开泛黄的诗卷,古代劳动者的身影便从历史的烟尘里走来,千年已过,他们的汗水似乎还未干透,滴滴答答,落在纸页间。

公元799年,唐代诗人李绅看到烈日下锄草的农人,心生感慨,作《悯农》诗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,农人弓着背,一下一下地挥动锄头,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,砸进干燥的泥土里。诗人没有写劳动者的面貌,可我们仿佛看见他黝黑的皮肤、粗大的骨节,还有那双被草汁染绿的手,诗人描写这位烈日下的劳动者,是在告诉我们,每一粒饭都来之不易,也让劳动者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
而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则把镜头拉得更近,让人听见了收麦人的喘息声。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,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”,这四句写得残忍又慈悲。农人们已经累到极限,脚下是被晒得发烫的土地,背上灼热的阳光,可他们竟然“不知热”——不是真的不知,而是心里惦记着麦子,生怕遇到阴雨天,所以拼命珍惜这漫长的白昼。别人盼着夏天凉快些,他们却盼着太阳再毒一点、再久一点。更让人心酸的是那位抱着孩子捡麦穗的妇人,她家田里的收成全交了税,只能跟在收割队伍后面,捡拾别人遗落的麦穗。白居易写完这些,低下头来反省自己:“念此私自愧,终日不能忘。”一个有良知的士大夫,在劳动者的苦难面前,不敢昂起头来。

如果说白居易的笔触是悲悯的,那么梅尧臣的《陶者》就是一把锋利的刀。“陶尽门前土,屋上无片瓦。十指不沾泥,鳞鳞居大厦。”烧瓦的人挖光了门前的泥土,烧出成千上万片瓦,自己却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,屋顶上连一片瓦都看不到。而那些从不碰泥巴的人,住在高大楼房里,屋顶的瓦片像鱼鳞一样整齐光鲜。这对比太刺眼,刺眼到让人不敢细想。

幸好,诗卷里不只有叹息,还有热血与火光。李白在《秋浦歌》里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罕见的冶炼图: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。赧郎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。”这是盛唐的矿场,炉火映红了半边天,火星四溅,紫烟缭绕。那些被炉火烤红脸庞的年轻工匠,在明月夜里一边劳动一边唱歌,歌声震动了寒冷的江水。李白不愧是李白,他看见的不是脏和累,而是力量与美。那些“赧郎”——脸膛红红的汉子们,就是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存在。他们用双手锻造出铁器与农具,也锻造出劳动者的筋骨。

最让人心头一暖的,是范成大笔下的乡村。他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有一首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白天去田里锄草,夜里搓麻绳,男男女女各忙各的,没有一个人闲着。连那些还不会耕田织布的小孩子,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在桑树下笨拙地种瓜。这一幕多可爱啊!孩子的模仿,让劳动变成了一种传承、一种家风。劳动不是苦役,不是压迫,而是生活本身的样子,踏踏实实,生机勃勃。

在古诗里,针对同一土地上的劳动者,诗人塑造出了不同的形象,有苦难,也有不平,有力量的美,也有生生不息的希望。他们也会累,会饿,会流汗,但他们也会唱歌,会把种田的本领教给子孙,会把炉火烧得更旺。

是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,创造着未来,铺展开我们的来路。在历史的传承中,我们的祖先为今天的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


■《使金录》关于苏辙墓的记载。



■《蜀輶日记》中的相关记载。